

The cover features a large, stylized yellow figure with its arms raised, set against a vibrant red background. The figure is composed of broad,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To the right of the figure, a vertical column of black and yellow chevron-like patterns runs down the edge.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there is a yellow circle with a dark, irregular shape inside. The entire surface shows signs of wear, including creases and scratches.

李钧龙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野·女

责任编辑：奇 生

封面设计 任兆祥
插 画

版面设计：晋 冰

书名 野 女

作者 李钧龙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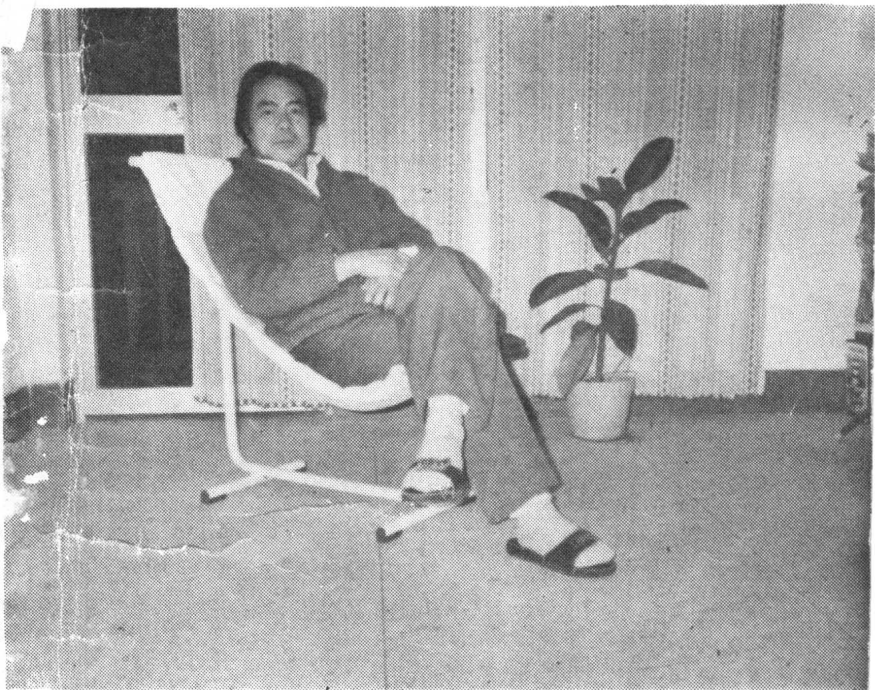
1983年9月第一版 开本787×960 1/32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8.875

印数1—6,000册 字数 163 千

ISBN7·5411—0444—2/I·414

定价： 2.90元



作者 1988 年 1 月写本书时摄于深圳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近乎荒诞，却又是生活的真实。

几十年前，一个掉队战士在原始森林中和五个年轻野女相遇，冲突、仇杀、相爱、聚合，演出了一出人性的活剧。莽莽林海，毫无污染的大自然，一个男人和五个女人，恨得切齿，爱得炽热，是情的需要？性的需要？还是繁衍人种的需要？……

小说故事离奇，题材新颖，创作上也颇有胆略。也许，这将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但在当前文艺复苏的春天，不失为百花园中的一枝蓓蕾。

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所谓进步，都是建筑在我们无法忍受的损失之上的。

——汤因比

第 一 章

她是到溪边找水喝时发现他的。

午后的林子里特别闷热，几个姐妹都在一棵苦楝子树下睡着了。身上围着的兽皮树叶全都散乱了，有的只随便耷拉在腿部，有的全被掀到了一边，一个个都裸露着紫红的、脏汗涔涔的胸部和臀部。也许是这原始森林里的空气特别清新，山泉特别滋润，阳光特别厚爱，她们一个比一个长得丰满结实，瞧那乳房，简直就是霞光里一对熟透的桃子，瞧那臀部，圆润而又柔嫩，透出一种生命的活力。

原先遮在脸上的树荫移开了，阳光刺得她睁开了眼。她感觉到了热汗象蚂蚁一样地在脸上、脖颈上爬。口干舌燥，喉咙仿佛要喷出火来。

她睡意全消，坐立起身，用脱落了的鹿皮重新围住前胸，把滑到小腿上的一条白兔皮做的短裙兜在小腹上，这才站起身来。

她想找水喝。

扫视了一眼赤身裸体正沉沉入梦的伙伴，又用右手搭在眉上仰头看了看林梢上的白白的太阳。显然，它的针一样的热力，还会有好一阵子刺得她们睡不安

稳。于是，她提着砍刀，砍了几片芭蕉叶，搭在小树枝上，遮住了那几张热汗淋淋的脸，这才提上弩箭，顺着长着几株芭蕉的缓坡走去。

她要找水喝。

缓坡下边，有一片绿得发黑的山茅子，她断定：一定会有水。

她左手握住弩箭，右手握住砍刀，并用砍刀拨开挡路的草叶，急急地走进茅丛。霎地，一团黑糊糊的物体撞进她的眼睛，“熊！”她本能地反映。几乎同时，两眼盯住那团东西，身子倒着后退了好几步，撞到了一棵半大的树杆上，随即，她便半转身隐到了树杆后。于是，她有了一种稍微安全的意识，那支贴在左腰间的箭，几乎并没有片刻的犹豫和思索，“嘣”地一声响，便朝那团黑黑的物体飞了过去。

凭她手指的感觉，那箭无疑是百分之百射中了目标的。但那黑黑的物体似乎一动不动，仿佛一堆早已没了生命的树疙瘩。“怎么，会有这么不经打的黑熊？”这一闪念之后，她立即作了否定：哪怕是一只才出生的小熊，就是用枪子打中它，它也会因伤痛而一蹦几尺高，怎么能凭一支竹箭，就会使一头看来个头挺大的黑熊纹丝不动就死去了呢？除非本来就是一只死了的熊！她胆子壮了些，又在弩上搭了一支竹箭后，便从树后伸长了脖子，下细地朝那团黑乎乎的物体看去。

茅子的根部，绒草很深，那团物体有大半部分全

埋进草里，四周的茅草又隐隐忽忽，实在看不清是个什么东西。她又隐在那棵树后站了一会，并且把胸脯整个地贴在树杆上，藉以让狂跳的心平伏下来。

那物体仍然不见有什么动态，更不见有半点的挣扎和听不到一声痛苦的呻吟。

“大概会是只老死了的熊！”她作进一步的判断。也许正是这一判断鼓舞了她，壮了她的胆，她轻手轻脚地离开了那棵树，把脚板提得高高的，尽量不使茅草发出声音，朝那团黑乎乎的物体走了过去。

“呀！”她无声地惊叫了起来，差一点就侧身往后退。但她终于没有动，两眼越发瞪得圆圆的，警觉地又往前跨了几步。原来，那是一个人。

她的那支竹箭，插到了肤色黑红的大腿上，一股殷红的血，沿着箭头渗了出来。

“不象是个死人！”她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大概是看到那新鲜的红艳艳的血吧！

她已忘记了惊恐和危险，唰唰地踩倒苇草跨了过去。

这是一个男人，并且是个还呼呼喘着粗气的活人。她还看到，他有着一张英俊的、眉毛很浓的脸，嘴巴很宽大，一排洁白的牙齿咬着下唇，使一个圆圆的下巴绷紧着，喉头突出着，喉管随着呼吸一起一伏地在颤动。他身上是一套麻织的蓝色的大襟衣裳，腿裤很短很宽大，且也撕得筋筋络络，屁股又曲蹶着，把一条大腿和半个臀部都高高地裸露出来。

“是个汉兵?!”

这一想，她立即又后退了半步，斜着身子，将长刀横到了腰后。这时，她又发现，在他的脖根底下，有一顶也是蓝色的揉成了一团的帽子，顶上缀着一片红色的树叶似的布片。

“啊，真是个汉兵!”十几天来追赶得他们满老林转，叫她们和男人和大帮人走散了的汉兵!一股怒火从她心底升起，握长刀的右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她朝那颤动着的喉管举起了长刀。

但是，长刀却没有落下去。她在等待着，她等待着那个将乱草拱成了一个坑窝，有着一团又黑又脏的头发的头颅能够突然直立起来，并且圆睁那双浓眉下的眼睛，用一种强硬的举动来迎接她的长刀；或者那条带箭的腿，飞了起来，要踢掉她手上的长刀；或者，那扭弯着的身子翻了个侧身，将双膝触地跪在她面前，向她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叹。……可是，这一切都没发生，除了他那粗重的呼吸外，是一个毫无知觉的肉与骨的物体，一堆还来不及剥皮的熊肉。

一股惋惜的情绪从她的心尖扩散开来，传遍她的全身，也传到那只举刀的手上，刀慢慢地垂下来了。

尽管她的生命才在这深山密林里经历了十几个春秋，但她所属的这个世代代游荡在密林里的部族早已在她的血液里注入了一种原动力，这便是对弱者的

蔑视或同情，对强者的崇敬和反抗。他们就是对待自己驯养的、跟随他们在密林里游荡的猪，一旦要杀它，也是让它在老林里奔逃，然后在奔逃中把它射杀。这样，他们在烤食它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制服强者的满足。

蹒伏在地上的这个男人，如果他昂起头来进行反抗，或者飞起腿来踢飞她手上的刀，那他，那粗大的呼吸可能早已停止，那条带箭的腿，可能随着几下挣扎痉挛早已挺直。但他却一动不动，一点也没意识到他死亡即将来临，反倒因为不能立时死去而发出痛苦的喘息，把一个圆圆的下巴扭歪着，把一根粗壮的脖颈挺硬着。她的心颤抖了一下，手软了，胀满全身的怒气立即变成一股怜悯的、带几分蔑视的感情。

她仍不敢贸然接近他的身子，她只用右脚蹬了一下那条带箭的腿。他随着坡地的倾斜翻了半个身仰躺着。

她现在又发现，他不但英俊，而且还很年轻，嘴唇边只长了一圈细细的淡淡的汗毛，虽然显得干瘦，但却结实，裸露的胸脯呈古铜色，显得坚实和健康，烙上了条条血痕又沾上了草屑和污泥。随着那粗大的喘息，汗珠从茸茸的汗毛里渗了出来，一会便变得浑浊了。

“他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她看了看四周，发现苇子有压倒的痕迹。显然，他也是爬到这里来找水喝的，从他那粗大的呼吸看，他显然是热昏过去了。

“应该救活他才是！”这一想，她马上意识到自己射到他腿上的那支箭，那是擦过箭毒木汁的，不迅速拔出箭头，消除毒液，会很快致他性命的。

她这才放下长刀，蹲下身去，按住那条腿，拔出了箭。伤口的血已凝结住了，她连忙趴下身子，将嘴贴到伤口上，接连吸了几口。她觉得还未完全消除毒汁，又用长刀就近割了几条细藤子，把伤口两边紧紧地箍住，再用嘴朝伤口里吸起来。直到伤口红紫的肌肉，变成了乳白色，这才停止了吸吮。

苇丛里的空气，更是又闷又热，她已是满头满脸汗水淋漓的了。不迅速离开这峡谷，她也会晕倒过去的，很显然，在这种燥热的环境里，他是怎么也不会清醒过来的。

她用长刀刨了一根苇根含在口里，使焦口里带来了一点凉意。她便把他抱起来，扛到肩上。

她觉得他尽管是个男人，身材也比她高出一头，但仍然很单薄，并没有使她压得吃不消的分量。也许是几天没吃饭了吧？饿得憔悴了。看来他吃的包谷、荞米不会比我多，也许也是个山里人，可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山林，离开自己的父母妻儿到别人的地方来，来追赶我们呢？我们和你们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害得我们东躲西藏，一大帮人都失散了，跑得不知去向，让我们几个女人怎么找得到他们呢？你要是个活生生的人，我会杀死你的。

为了扛着人走过来方便，她一直沿着苇丛的边沿

走，这一带是缓缓的平坡，省力多了。在一个山脊处她站了下来，将肩上的人从右肩背换到了左肩背，他的身躯仍软绵绵，汗渍渍的，弄得她的脖颈很难受。

叮叮叮！

她停了下来，狂跳的心平静了一下，下细地听听，她听到了这声音。

“水！”

她心上一颤，把肩上的人放到地上，又下细听了听，朝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

没走几步，那声音便在脚下，扒开茂密的斑毛草，一股细细的泉水从一个尖嘴石上淌了下来，清清凉凉的，象一股金线。她趴下身子，将嘴伸了过去，让泉水直接流进嘴里，落在舌根上。只觉得一股清凉，一下沿着她的喉管流到心窝里，又从心窝里四处窜动，流向她的手膀，流向她的两腿，流向她的脚趾。一股无形的力气，从脚趾升了起来，钻到腿根，涌进心窝，又从心窝窜入手膀，又沿着两肩升到两腮、两边的太阳穴上。整个额头，仿佛解除了一道铁箍，一下子把昏沉沉赶跑了，轻松而又爽快起来。

她没法将那昏死的人弄到泉水底下，象她那样领略这甘露的甜美。他要是不去钻那苇丛子，也许早已尝到了这泉水，不至于热昏过去。她只得摘了一片野蘑芋叶子，把叶子挽成一个三角状的漏斗，接满了泉水，浇进他嘴里。

尽管他神智已经离开了身体，被一种昏迷迷的东西所代替，但他求生的欲望还存在。当那叶漏斗的尖嘴一接触他干裂的嘴唇，他的嘴便张开了，清凉的水一接触他的舌头，那舌尖便贪婪地一下子卷动起来，把整个“漏斗”都吞进了嘴里，使“漏斗”里的水，一下注满了他的嘴，然后，两片嘴皮发出很响的“吧吧”声，把水吸进肚里。

她想起了那些婴儿吃奶的样子，他们的嘴接触母亲的乳房，也象这个样子，那么焦急，那么迫不及待。他，大概以为是在吃奶吧！大概以为自己又回到婴儿的那种日子里去了吧！

在一个陌生的男人面前，产生这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她不禁觉得脸发起烧来。

她一直喂了他三漏斗，他的嘴皮才不再叭叭响，呼吸也逐渐平稳下来，嘴里的热气也清凉了，喷到她脸上，也不再象火一样的灼人。

太阳仍没有减弱它那针尖也似的刺人的热力，他和她都需要一个凉爽、荫翳的地方；她要缓口气，他需要苏醒转来、她又把他扛到了肩上，顺着那山的脊线走去。

也许是因为喝足了水，气力回到了全身的每一条筋骨，她觉得背上的人不沉了，不比背一只猎获的岩羊重多少。心里也爽快了，甜甜的，仿佛刚才喝的是蜂蜜水。

但是烦恼也来了：背上这个男人搭在她胸前的两

只手，在她胸脯上晃来晃去，擦得她的乳峰麻酥酥的，有几下他的手拐骨竟重重地把她的乳峰往里挤，痛得她浑身一哆嗦。她用力把他的手打开，可是，那手却越发有力地弹动回去，更重地挤压她的双乳，又使她浑身一阵痉挛，心也不由自主地一阵狂跳。她不得不又停下来，喘几口粗气，让心跳平静下来。

心稍微一平静，那心坎上暖暖的滋味里却又多了一层痒痒的令人舒坦的甜味；这淡淡的甜味儿竟会滋生出一种欲望，这欲望迅速扩展到全身，凝集在乳峰上。乳房膨胀起来，痒酥起来，渴望那手拐骨更沉重地来拂擦它。

她又往前走，那双手又在她胸脯上晃动起来。

.....

在草棚中央的生命柱上，她记得已经刻了十七条刀痕，这就是说，她已长了十七个春秋，这还是头一次接触男性的身体。难道挨近男人的身子都会这样么？她想，怎么会产生又痛苦又惬意的感觉呢？.....她想起苗莎她们，一挨她们的伙子在一起，总是挨得紧紧的，背过身去还你摸我一下，我抓你一把的，莫非就因为这种感觉吗？

那山旮旯，也象她刚才用芭蕉叶做成的漏斗，口大底小，走着走着，走到尖底，没路了，但却是一个高出地面几尺的山洞。洞口被几丛蕨草遮掩着，刚走到这几丛蕨草跟前，一股冷气便从洞内吹拂过来，使人感到透心地凉爽。

洞内也只四、五米深，地面平坦而干燥，靠一边的岩壁，有火烧烤过的痕迹，大概有过猎人或赶马人在此洞内打过稍，歇过夜。

她将他平躺在地上，搬一片石头枕高了他的头，又用一块石头垫着那条箭伤的腿，以免他翻动时碰到地上。

他呼吸平缓了，不象是个昏迷不醒的人，倒象是个睡熟的人。显然，那腿伤，给他带来了痛苦，在他昏迷不醒的呼吸里，夹着声声呻吟。

她看看他那伤口，由于被藤条紧紧扎住而没有再往外渗血，但因为血脉不通，两端都已肿胀，创面已经发乌。“应该为他敷点草药才行！”她想。

她走出洞来，一直走到那泉水边，摘了一把水边的野茛草，放在口里嚼着，又慢慢地走回洞来。她听老人们讲过，这种野茛草，沾上人的口液，是可以治好伤口的。她们身上哪里刀伤了、划破了，也采用这种方法止血治疗。当然，没有熊油好，熊油擦一层在创口上，三两天便可长合起来。可是，眼下哪里去找熊油呢？

走进洞来，嘴巴里的野茛草已嚼烂了，腻腻的在舌尖上滑动，味儿是苦涩的，还使满嘴麻酥酥的。她双手按住他的腿，趴下身子，直接将嘴触到伤口上，将野茛草汁液吐上去，又用舌尖轻轻地抹平，然后，贴上一片芭蕉叶，才将两端的藤子解了，并用一根细藤子将那芭蕉叶松松地捆住。

这个昏迷的人，仿佛从痛苦里得到了解脱，从鬼门关上返了回来，长长地舒了口气，乱挥了几下手膀，就象要醒来似的。

“他要苏醒回来了。他醒过来我怎么办呢？”她突然有些紧张，“他要知道这腿是我射伤的，不要杀我么？他要杀我，我难道不能先杀了他？”她下意识地抓住了长刀柄，可手又在刀柄上停住了，“那我又救他来这洞里干什么？为哪样又要为他包伤呢？莫非就是为了要杀死他吗？……要是苗莎知道他就是追赶我们的汉兵，我不但没把他杀死，还为他包伤，喂他水，让他到这山洞里，她不会把我赶走、杀死吗？”

“还是杀了他好！”她“嚓”地一声抽出了刀来。也许是这声“嚓”惊动了他，他的两只手在自己胸脯上乱抓了几下。也不知为什么，他的手肘挤压她乳峰的那种感觉又一下袭上心坎来，她拿刀的手软了。

她决定赶快离开这山洞，不能让他发现她，更不能让苗莎她们知道她遇上了追得她们四处奔逃的仇人。

她挎上长刀，提上弩箭，走到洞口的时候，又回头望了他一眼。也许因为痛苦的减轻，他脸上有了一层血色，浓眉上也多了一缕光泽，这缕光泽随着他平稳的呼吸，一闪一闪的。“这人，眉毛为什么这么黑，还这么亮！我们的男人，为什么没有他这样的眉毛？”她想。

她见他的嘴角动了动，舌头伸出来，用力地舔着

嘴唇，接着喃喃地说起什么来。她听不清。他显然在说梦话，说什么呢？莫非他以为是他的女人喂他水，为他包伤，他在向他的女人诉说什么感激的话？他有女人吗？

“呀！我为什么想到他的这些呢？”她觉得脸又发起热来。她担心他突然睁开眼，望到她，便迅速地走出山洞。